

TIANXIACAIFU

周梅森 著

TIANXIACAIFU · TIANXIACAIFU



天/下/财/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下财富

周梅森

博 库

中国 · 美国 · 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 Inc.的商标。

作者简介

周梅森，男，1956年生，江苏徐州人。

当过矿工、文学编辑。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

著有长篇小说《黑坟》、《重轭》、《红荒》、《人间正道》、《原狱》；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军歌》等二十余部，约四百余万字。其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煤矿长篇小说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影片编剧等奖项三十余种，并十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搬上银幕、荧屏，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系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作家。

内容提要

股份合作制是如何使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的？

炒股、玩股是如何使一个企业骤然大发、百万富翁顷刻成为穷光蛋的？

资本市场是如何调节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构、搞

活市场经济的？

.....

这部反映我国当代经济生活的长篇小说，通过江家三兄弟及其各式人等的人生沉浮故事，满腔热情地讴歌了劳动与创造、奋斗与拼搏、公道与正义；同时，对变革时期特有的经济泡沫、生活泡沫和疯狂投机现象，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和无情的鞭挞；充满信心地向人们预示我国证券业的方兴未艾和股份制企业的辉煌前景。

这是周梅森继《人间正道》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小说对证券市场风云变幻的描绘及其磅礴气势，堪称九十年代的《子夜》。

—

江海生驾驶的破伏尔加在经历了两次熄火以后，终于又一次顽强启动。引擎颤动着一阵怒吼之后，车尾喷吐出一股黑烟，车轮开始徐徐向前滚动。推车的南方机器厂副厂长伍桂林不敢让江海生把破车停下来，追着车跑了几步，拉开车门，玩特技似的一头栽进车内。开车的和坐车的，这才都松了一口气。

行程得以继续。破伏尔加以每小时 40 公里的速度，沿尘土飞扬的国道，从省城爬回平海。刚刚推过车的伍桂林挺幸福地坐在伏尔加的后座上，一边用棉丝擦着脏手，一边盯着此行讨来的省体改委的批文看，为南方机器厂的股份制试点问题忧虑。

开车的江海生觉得坐车的领导很可笑，便说：“伍厂长，要我说呀，咱南方机器厂和咱这辆破伏尔加也差不多多了，不知哪一会儿说趴窝就趴窝。你们那股份制我看也别试了，我认为不可能成功！你们的破股票卖给谁呀？反正我不要。”

伍桂林说：“你不要正好，厂里有规定的，不买股票

就下岗回家。别人下岗我也许会可惜，你江小三下岗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像你这种劣质货少一点，咱南方机器厂的希望就多一点，你说是不是？”

江海生一点也不恼，连连点头说：“是，是，那是。伍厂长，这种有立场、有原则的话，您真得多和我大哥咱江厂长说说，叫他对我千万别抱什么希望了。真的，我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应该尽快开个会研究一下，把我开了。”

这是真心话，早在几个月前认识了特区的丁总，江海生就决心告别铁饭碗了。

伍桂林表示赞同：“是该把你开了，——你看看你这台车，还叫车吗？”手越擦越脏，发现是那团棉丝的原因，伍桂林生气地把棉丝往前座上一扔，“车老了，没钱大修不怪你，该下去推车我推。可这车的正常保养，你江老爷总得动动手吧？你看车脏的，整个一垃圾箱！咱就算它是条驴，也得给它顺顺毛，洗洗澡吧？”

江海生摆摆手说：“行了，行了，伍厂长，只发 70% 的工资，我能给你们干到现在就很不错了，你们得知足嘛！我知道自己的剩余价值都被你们占有了，可我从

来不和你们计较，是不是？”

伍桂林真火了：“江小三，你竟然还有剩余价值？这也太新鲜了吧？！你给我说说看，你这个月正经上了几天班？啊？开着这台车干了多少私活？啊？我们领导要用车，你不是车坏了，就是你人坏了，头疼脑疼鸡巴疼。离了厂门，你小子比兔子都欢，当我不知道呀！”

江海生没做声，心里却说，你们当然不知道，我这叫“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一不小心，准吓你们一大跳！当时很想告诉伍桂林：在特区丁总的支持下，他江海生的公司已经诞生了，却没敢说。不是怕吓着伍桂林，而是怕伍桂林得知底细，跑去向自己大哥江海洋报告，坏了他的创业大计。在大哥眼里，他江海生永远是纸漏桶子，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出息。这位做着厂长兼党委书记的大哥从没认真听过他一次完整的倾诉。大哥连看门老头的废话都听得津津有味，就是不听他的。

见江海生不做声，伍桂林以为自己的教诲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效果，又很认真地告诫江海生，要江海生争口气，别老给自己大哥丢脸。还抖动着手上的批文说，南方机器厂一旦改成股份制，未来的前途十分光明。

就在伍桂林憧憬光朋的时候，江海生头一次当着伍桂林的面，宣布了自己的辞职决定：“……伍厂长，您别说了，你们老这么迁就我，我难受，你们也难受，是不是？我辞职好不好？别让我再在南方机器厂活受罪了！”

伍桂林没把江海生的话当回事，自我感动着说：“既然知道我和你大哥是在迁就你，你就得自觉点嘛，日后厂子搞上去了，有钱买好车了，还不得让你开么？咋说也不能亏了你江小三嘛！”

江海生再次声明：“伍厂长，我是真想辞职……”

伍桂林摆摆手说：“好了，好了，海生，集中精力开车，我不和你扯淡了，反正和你永远扯不清……”

这么严肃的一件大事在厂领导伍桂林眼里竟变成了扯淡，这实在让江海生忍无可忍。由此可见，这位伍领导和家里那位江领导是一路货色，骨子里根本瞧不起他江海生，都认定了他江海生只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喝大锅清水汤。于是，江海生一边开着车向前赶路，一边试图继续说服伍桂林，极力想使他相信自己辞职的真诚。

伍桂林却在车里打起盹来。

江海生不屈不挠地说着“……伍厂长，您别装睡，我知道您在听。首先声明，我不是不相信股份制，而是不相信你们大锅饭式的股份制。每人交 1000 块钱买了股票，大家真就成了咱南方机器厂的主人了？南方机器厂就能搞上去了？哄鬼吧！咱厂这状况叫积重难返，对不对？！”

伍桂林已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也不知是真睡着了，还是在装睡。

江海生认为伍桂林是在装睡：“所以，这股票我一分不买，我趁这大好机会坚决辞职，自己找活人的门路。伍厂长啊，我与其搭上 1000 块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你们安排，倒不如我自己来安排了，《国际歌》里说得好嘛，要自己起来救自己！”

这时，前面叉路上突然冒出一辆车，江海生一个急煞车，把伍桂林闪了一下。

伍桂林咕噜了一句：“开的什么车？！”继而，打了个很响亮的哈欠，“江小三，你等等，我下去方便一下。”

路边没有厕所，伍桂林下了路基，跑到一条田埂后

面去尿尿。

这时出了点小麻烦，一阵风把后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江海生理所当然地认为伍桂林已经上了车，一踏油门，把车开走了。伍桂林提着裤子赶到路面时，只看到伏尔加远去的背影。伍桂林追了几步没追上，只得骂骂咧咧徒步前进。

开始，伍桂林心情还不算太坏，四月的春风比较好，地里的庄稼比较好，伍桂林便觉得于四月的春风中散散步也不是件太糟糕的事。可走了整整 1 公里，仍不见江海生把车开回来，伍桂林才火了，心想，你江小三也太混帐了，专职装运领导，竟能把领导卸在半路上，这是严重的失职。待得走到 2 公里时，事情的性质又起了变化，伍桂林认定这不是一般的疏忽，而是一起严重残害领导的政治事件，近乎蓄谋犯罪！伍桂林咬牙切齿，一遍又一遍暗暗发誓：“江海生，你小子这回算作到头了，别说你大哥当厂长兼党委书记，就是他妈的当省长兼省委书记，老子也开除你！”走到 3 公里里程碑处，伍桂林完全绝望了，悲壮地站到路当中，拦下了一部满是泥水的大卡车，才站在卡车上，迎着四月的春风和尘土进了

平海城。

直到伍桂林站在卡车上向平海挺进时，江海生仍没发现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还以为自己专职运载的伍领导正坐在车上享受着坐车的幸福。一路上，江海生仍在专题论述自己的辞职，对身后并不存在的伍桂林说个没完没了：“伍厂长，和您交交心吧！我早就看开了，这年头，到哪都能发财致富，而且自由自在。所以，我是真心不想再吃社会主义大锅饭了。”

待得发现这一错误，伏尔加已驰入了平海城。一时间，江海生觉得很奇怪伍桂林怎么不在车上？难道不愿听自己啰嗦，跳车跑了？好像不可能。这才想起，也许是伍桂林下车方便时出了错，遂掉转车头，重上国道，找寻自己倒霉的领导

最终找到伍桂林时，伍桂林摇摇晃晃的身影已出现在中山路上，距南方机器厂的大门不过 300 米。该领导灰头土脸，身上沾满了泥水，不太像个副厂长，倒像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盲流。

江海生把伏尔加在伍桂林身边戛然止住，从车里跳出来，带着绝对真诚的激动冲到伍桂林面前说：“伍……

伍厂长，我可找到您了！”

伍桂林不理不睬，仍在向前走。

江海生一步一趋跟在后面：“伍厂长，我真不是故意的。”

伍桂林这才停住脚步，回转身向车前走。

江海生有了点高兴，以为伍桂林要上车，忙拉开车门“上车，上车。”

伍桂林没上车，只从车里拿出自己的公文包，和省体改委的批件，又向厂门口走，像似根本不知道还有他江海生这么个人。

江海生小心地开着车跟在后面，不时地从车窗里伸出头，向伍桂林哀求“伍厂长，您就上我的车吧？啊？我说过，我不是故意的，是风，是一阵风……伍厂长，您不信任我，总还信任我家江厂长吧？我……我以我家江厂长的人格保证，这种错误我我决不犯第二次了！我……我再也不会把您丢下了！”

伍桂林气道“上什么车？都到厂子了！”

江海生这才发现，自己的车已开进了南方机器厂大

门，遂叹了口气说：“伍厂长，这么说，我再也没有为你们领导同志服务的机会了？”

伍桂林翻着白眼间：“你什么意思？”

江海生说：“捅了这么大的漏子，你们还不把我开了？伍厂长，您说呢？”

伍桂林气哼哼地说：“江小三，这你还要问我呀？像你这种人，我看早就该除名了！别以为你是江海洋的弟弟，就没人敢碰你，这一回，我伍桂林还就是要碰碰硬硬！”说毕，伍桂林再没多看江海生一眼，径自穿过报廊，上了灰蒙蒙的行政楼。

江海生明白，这回他离开南方机器厂的目的基本上可以达到了。遗憾的只是，在为南方机器厂服务的最后一天，作为一个司机，他犯下了一个最不该犯的错误。为这个错误，他必将付出新的名誉代价，也许二十年后南方机器厂的人都会记住他的荒唐，都会把他看成史无前例的甩子。

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待到以后有一天他发了大财，坐着

大奔驰，夹着大皮包，重回南方机器厂巡视的时候，谁敢说江总裁当年是个甩子？谁敢？！

把破伏尔加开进车库，未来的江总裁向熟悉的厂区最后看了一眼，义无反顾地跨出厂门，在中山路上拦了一辆的士，直奔太平洋大酒店。

江海生伟大的创业将从太平洋大酒店一间刚包下来的标准客房开始，那间客房里，金钱的气息混杂在 1988 年 4 月涌动的春风中已隐隐约约可以嗅到了。

二

中山路永远繁华热闹，几乎看不到经济潮汐对它产生的影响。不论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国民经济收缩调整，哪怕平海城中其它地方都门可罗雀，中山路上还是车水马龙，人如潮涌。这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座城市总有自己的心脏和脸面，只要没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城市的心脏就该这样跳动，城市的脸面就该风风光光，南方机器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江海洋认为。

1988 年 4 月 2 日，江海洋站在南方机器厂行政楼三楼的窗前审视着人群熙攘的中山路，自我感觉比较好。

这种比较好的感觉，导致了江海洋的心理膨胀。江海洋便觉得每一个走在中山路上的男女，每一部驰过中山路的车辆，都有点向他致敬的意思。

一场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已经打响了。南方机器厂的股份制试点终于从务虚酝酿阶段转入实施阶段。车轮已经转动，尽管转速很慢，启动吃力，可能动起来就好。谁也没指望这个死气沉沉的国营企业能顺顺当地一步驰入改革的快车道，这不现实。市皇确定南方机器厂为股份制试点单位以后，方方面面的领导也在不同的场合对江海洋说过，南方机器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既然前途光明，江海洋就不怕道路曲折。向主管体制改革的王晋源副市长汇报时，江海洋就拍着胸脯保证过，不论困难多大，南方机器厂改制的道路都将走到底。

于是，实行员工持股计划，搞债权换股权，向社会发行股票直接筹资……

然而，道路的确曲折。一切就像江海洋事先预料到的一样，没有一件顺利。谁也不知道股票是啥玩意，全厂干部工人大都不愿掏钱买自己厂的股票。债权单位对

负债累累的南方机器厂根本没有信心，也不想要这种股权。向社会发行股票更是困难重重。

好在市里决心很大，颇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劲头。今天一早，按王晋源副市长的指示，市体改委刘主任带着体改委一帮干部又来了，还请来了市交通银行证券部主任李响和平海大学的专家学者专题向厂内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介绍股份制。讲课在二楼大会议室进行，上午，江海洋去听了一下，还讲了话，下午因为要和债权单位的头头们开债权转股权的协调会，才离开会场，到了三楼办公室。

这时，楼下大会议室里，专家们抑扬顿挫的讲课声还不时地传上来“众所周知，企业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和舞台。我们创建了各种各样的企业，又为各种各样的企业所雇佣，我们凭藉企业创造财富，改变着人类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世界。那么，对于企业的本质，它的历史和它未来的演变，我们就不能不做一番深入的探讨”

是李响在讲。江海洋一听就知道。而且能想象得到李响讲课时的神态。李响的声音很好听，是带着些平海